

一周地铁族

武汉地铁站名趣谈

交通路的书香  
湮没在时代发展大潮中

董玉梅

抗战胜利后，西迁的文化机构陆续迁回武汉，新的书店又源源不断地进驻交通路。譬如，1945年底，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交通路21号设立联营书店分店，作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1947年，开明书店汉口分店也把营业地址迁到交通路25号。短短的时间里，文化气息又在交通路复燃并延伸到了新中国成立。

交通路的书店多，出版社多，与之相关的产业也来此扎堆经营——文具店、测绘仪器店纷纷开张，短短的一条街上，几乎把学校用品包了下来。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在张铁夫的带领下，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派出的先遣队于5月22日到达武汉，当日接收了伪《武汉日报》，23日便发行了毛主席题写报头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在此期间，张铁夫、陈笑雨(司马龙)和郭小川(丁云)三人以“马铁丁”的笔名合写专栏《思想杂谈》，每日一篇文章，在《长江日报》连续发表近两年，由于其思想敏锐，主题突出，短小精悍，针对性强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思想杂谈》问世不久，位于生成北里13号的武汉通俗出版社便陆续集结出版，前后共集结11辑，并反复再版。据不完全统计，《思想杂谈》的累计印数高达数百万册，在中国新闻史、中国出版史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中苏友好的蜜月期。在交通路上的国际书店汉口分店，发行了大量的俄、英、法文版的书籍。该店的营销业务相当广泛，其触角还伸到了广州、长沙、南昌、南宁、株洲和百色等地的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成为这些地方外国图书供销社。

20世纪80年代初，交通路的文化氛围还是相当浓厚的，这里有几家很大的书店，还有专门的古旧书店。学生和科研人员最爱来这里淘书。1979年到1983年我就读武汉师范学院期间，国家每月发给我17.5元生活费，再加上周六晚餐和周日一天的饭回家吃，每月还是可以省下5元钱。拿着这钱，我几乎每周都会到交通路古旧书店买书。前不久，从书架上翻出了一套精装本的《辛亥革命前十年论文集》，5本一套，是我1980年10月在古旧书店淘的旧书，居然只要人民币4.56元。

在90年代之后，古旧书店，这个历史丰厚、建筑精美、充满文化气息的老建筑，被美特斯邦威占用，人们似乎不再需要书店了。仔细回想，原来交通路的没落，其实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交通路独有的由小块花岗岩石铺成的路面上，已经飘了60多年的书香被集贸市场所替代，水产品的腥味终于淹没了久远而浓烈的书香。很快，交通路的一边，曾经是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所在的生成南里就被拆掉了，高大的王府井商场拔地而起。此后，交通路剩下的生成北里也开始从著名的大书店、文具店转向普通而狭小的餐饮和服装业，修建地铁时，生成北里也拆掉了，包括生活书店旧址、上海杂志公司旧址、悦新昌绸布店、品珍珠宝行旧址，还有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邹协和金号。

变成了繁忙的地铁2号线的出口，交通路承载的历史信息，还有那些活生生的历史，仍然保留在许多文化人的自传中，保留在相关的书籍中，还有我们的记录中。

地铁里有了催生广告  
下班通勤时光想放松都难

记者马梦娅



“吃光家里的饭，至少需要三张嘴，让我们生个孩子吧。”看到这样的广告语，你会是怎样的心情？最近，长沙地铁车厢内广告引发争议。网友晒出的照片，一列地铁车厢被包装成淡粉色，随处能见到“生孩子的1001个理由”等字眼。

除了上面提到的广告语外，还有一些广告语，均以“生孩子的1001个理由”开头，诸如：“爱的魔力不可思议，该来点生命的奇迹，让我们生个孩子吧”“世界不能损失我这样的盛世美颜，让我们生个孩子吧”……

据了解，这是某针对孕妇的医药健康品牌在地铁车厢打出的广告。这组广告被曝网后，很多人质疑广告是在“变相催生”。对于地铁乘客中的年轻人而言，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孩子，看到这样的广告难免会产生反感。同时，也有人表示，广告贴在那儿，看不看是你的选择——这些广告语也许是针对已经怀孕准备生宝宝的人，单身的人瞎操心什么呢。

地铁是一个很微妙的空间。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很难保持安全、得体的距离，它也因此成了观察人的完美场合。看多了你就会发现，地铁车厢里，愁容总是比笑容多，疲倦总是比活力更主旋律，高峰时段尤甚。那些形形色色、不那么意气风发的人，构成了有趣的地铁图鉴。

生活不易，生娃更不易。因此每个人就都具备了敏感的神经，提起那些容易刺痛内心的话题，难免跳脚。

上下班路上乘坐地铁，这节车厢是我们精神逃离的利器。干练的OL服装下有一颗期待放松的心，若是发现空位，则是一天劳累后的小确幸。隔壁姑娘的手机上在播放《延禧攻略》，对面大叔在迅速翻阅头条新闻，邻座小哥的《王者荣耀》都多了一个观众。

生活不容易，人人都是生活路上背负重压前行的孤独者，在短暂休憩的地铁里还要被“催生”？！难怪大家会如此激动。

然而日子本身就是期待我们逐渐淡定，归于平静心态的旅程，以乐观应对调侃，以从容态度表达奋斗的过程，心灵才会得到愉悦自然。

武汉公交记忆

聆听三轮车工人余宏杞的报告

刘宝森

1971年春节前夕，交通邮政系统组织新工人到汉口海员俱乐部参加劳模人物报告会，台上作报告的有武汉公共汽车修理厂锅炉工陈幼龄、武汉三轮车合作社工人余宏杞等人。

我对余宏杞的报告印象特别深。他回忆起旧社会三轮车工人之苦，让会场的气氛一度很沉闷和沉重。当讲到三轮车工人翻身得解放时，整个会场似乎云开雾散，红日喷薄而出。余宏杞被树为先进典型的1961年，正是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少数三轮车工人不执行明码实价，多要钱，引起乘客不满，意见很大。余宏杞却坚持明码实价，不多收一分钱。

20世纪50、60年代，对三轮车管理较为规范。在武汉三镇的主要路口都设有三轮车站。站上一个木质的四面洞开的站亭，用于发车调度之用。站亭前有一口用木盖盖着的大水缸，里面泡的是花红茶。木盖上有竹筒制成的勺子，三轮车工人可随时舀水喝解渴。所有的三轮车头朝着同一方向，一辆接一辆整齐摆放着，站上有专门的发价员，按顺序发车，按里程计价。车前把手处有铁丝串着深红色、青灰、谷黄、咖啡、象牙白等各色如铜钱大小的牌子，用以计量劳动效益。三轮车工人多要价的情况一般发生在未在站上叫车的情况；还有就是发价员还未上班的时段，早8时前，晚6时之后，被称为“自留地”，三轮车工人可以随便要价。

9月的一个清晨，三民路铜人像三轮车站来了两个乘客，要雇车到汉口大智门车站。这时站上的发价员还没有上班，由三轮车工自己发价。余宏杞很热情地迎上去：“到汉口车站，请上车，三角六分。”等余宏杞走后，其他的三轮车工人议论开了：“要是我，少八角钱不踩，有钱不赚是‘苕货’。”有人惊叹地说：“过去只听说他坚持明码实价，我还不相信，今天算是见了真包公。”

这是余宏杞坚持明码实价大量事例中的一例。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毫不含糊地不多要一分钱。

现在我们坐出租都是打表的，在机场火车站出租车更是有监督服务，只要不坐黑车，就不会上当受骗。虽然也有优秀出租车司机之类的评选，但是明码实价这一条已经不能作为优秀的标准，而是每一台出租车都应该做到的一般标准了。

始发车

沧桑大汉口曾是  
内陆外贸发展的奇迹

胡榴明

站在市区某一起高层建筑的高处，俯视地面上的街道和房屋，红色的和灰色的瓦顶，波浪一般在身子底下起伏，那里藏着老屋和老街，藏着老汉口的过去，陈旧的光影掩在开阔如海洋的城市建筑群中，只有深入进去，才能一点一点地发现。

英国现代作家毛姆的小说《面纱》，2006年由好莱坞改编成电影全球上映，片中提及20世纪初期中国大陆海外通商大都市，第一是上海，第二是汉口。

晚清以及民国，中国境内外将武汉三镇统称作“汉口”，有意或无意忽略武昌和汉阳两城——从长江下游来，称“到汉口”；从长江上游来，称“下汉口”；从周边县乡来，称“去汉口”——汉口，当年人们的梦，梦中的繁华，化作历史上的真实，平湖大泽之间浮起一座新城，150年的沧海桑田，这就是汉口。

明末清初，汉口成为长江中下游商业重镇，因为有长江、汉水两大水系的船舶运输，商贸集市，加上随商贸集市兴盛而汇聚的城镇民居大都集结在两江交汇之地，沿汉水之滨形成城镇初期雏形——今天汉口的中心，沿江大道、中山大道周边的城区，当时根本还不存在。

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地属湖北省江汉平原，古云梦泽遗址，湖泊沼泽遍布，其中，长江北岸的汉口地势最低，当年(19世纪初)的汉口，在汉水入长江口建城，即汉正街方圆街区，城区范围非常小——西临汉水，北止于后湖(指今中山大道上段长堤街一带)，南临长江，东止于两江交汇地龙王庙。

18世纪末19世纪初，商贸繁荣导致城市人口急剧增长，自龙王庙以下(指长江水流流向)的沿江地段，渐次有人居住，木屋板屋的街衢巷陌，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花楼街。

因水而生，也可能因水而覆，当年的长江大水，是汉口城区建设最大的阻碍。

从西陵峡口冲出的长江，在平原上流淌得放肆恣肆，汉水入江口一带，二水撞击，水流激荡，每年夏天涨水季节更是来势凶猛，浑黄色的江水扑向江岸，掀天裂地，清廷官府修筑的堤防溃若败絮散沙。那时候，人们居屋不敢离长江太近，洪水若猛兽，当人们还不能驾驭它的时候。那时候，汉口长江江边还是一片荒滩，滩上长几枝芦苇，江边飞几只鸥鸟，水退了一片白沙，水来时一片汪洋，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想过在这样的地方去开辟一块新的城区。

1861年，汉口开埠，清政府沿江江边割地为英俄德法日五国“永久性”租借使用，很快乌瓦木梁的中国传统式建筑被坡瓦砖墙的欧洲近现代建筑取代了，武汉城市建设近现代文化从租界开始。

五国租界建在长江之滨，为的是通商的便利，当年只要登上长江江面任何一艘外洋轮船，便等于走出了中国国境。汉口深居内陆，开放商埠较东南沿海城市晚二十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资源，使居于大陆腹心的这座内陆通商城市很快卷入世界经济贸易的大潮，其后数年，发展势头迅猛直逼上海，被称为中国内陆外贸勃兴的一个奇迹。